

论美育

李 范 主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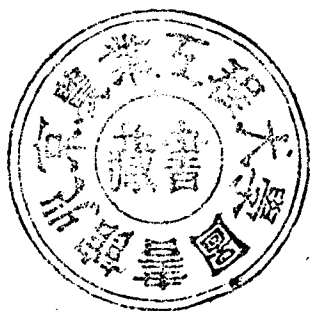


G40

17

论 美 育

李 范 主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 主 编：李 范
- 责任编辑：张予滨
- 封面设计：张玉梅
- 版式设计：黄 星
- 出 版：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中路46号）
-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印 刷：北京市房山区印刷厂

LUN MEIYU

论 美 育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8.625 字数：193,000

1989年7月 第1版

1989年7月 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册

ISBN7-5041-0212-1/G·184

定价：3.50元

G40
17

0341424

前 言

美育是人类美化世界和完善自身的重要手段,是按照美的规律塑造一代新人的有效措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必由之路。在全民中开展审美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为了适应宣传美育、实施美育和研究美育的需要,我们编选了这本《论美育》,供读者参考。

本书精选了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美学家、教育家及艺术家有关美育的见解和论述。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我们根据内容分成十个专题进行编排,并对各专题所辑录的资料内容作了简要说明,有的地方加了一些评论,主要是靠读者自己分析和思考。

参加本书编选工作的有:北京师范大学李范(主编)、北京教育学院齐宪代、上海教育学院邵长灿、湖北师范学院杜汉生、湖北大学陈波、南京教育学院杨毅。

编 者

目 录

- (1) 一、美育的任务是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
- (38) 二、美育的意义在于
“使人性完善”、
“使社会和谐”、
“使世界幸福”
- (70) 三、美育的主要特点是
“寓教于乐”
- (88) 四、美育可以美化心灵, 培养德性
- (150) 五、美育可以启迪智慧, 发展思维
- (162) 六、美育可以净化情感, 陶冶性情
- (201) 七、美育可以消释劳累, 协调精神
- (209) 八、观赏大自然的美是进行美育的重要途径
- (227) 九、观照社会美是进行美育的有效方法
- (244) 十、欣赏艺术美是进行美育的有力手段

一、美育的任务是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

美是到处存在的，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发现和感受到它，也并非所有人的感受程度都相同。对于美，需要有一种观照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需要经过后天长期的“科学式的锻炼”才能获得。在古希腊，许多美学家、教育家都非常重视用优美的事物来熏陶青年，使之“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他们“敌视一切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的勾当”，坚决反对用不健康的、淫秽和残暴的东西来毒害青年。中世纪神学家从宗教的需要出发，也注意美的教育，他们提倡用美的形象来感化人，认为只有使人本身的“一切预先变成神圣的和美的，才能观照到神和美”。十七、十八世纪的美学家和教育家一再阐明了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和审美修养的重要性，并且对如何提高这种能力作了具体的论述。美育理论创始人席勒曾明确地提出了美育的任务，指出：“由美的对象产生美，这就是美育的任务。”他强调：“感

受能力的培养是时代最急迫的需要。”乔治·塔桑耶纳也曾说：“美感教育就在于训练我们去观赏最大限度的美。”休谟则进一步指出，审美教育不仅能帮助人们分辨美丑，而且还能帮助人们判断美的不同类型的程度。

从这些先哲们的论述中不难看出，美育的任务就是培养和提高人们对于美的感受能力、鉴别能力、理解能力和某种创造能力，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去发现美、欣赏美、获得美的享受。当然，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以唯心主义和神学的观点来看待美和审美教育的，他们提倡美育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他们在阐述美育的任务时，也多是强调提高美的感受能力和欣赏能力，而对于美的创造能力的培养则是比较忽视的。

苏格拉底（以下简称苏）：我们讨论诗的题材时，说不准有哭泣哀叹。

格罗康（以下简称格）：不错。

苏：哪些乐调是表现悲哀的呢？你懂音乐，请告诉我。

格：表现悲哀的是吕底亚式和混合的吕底亚式^①之类。

苏：我们是否把这类悲哀的乐调抛开，因为拿它们来培养品格好的女人尚且不合适，何况培养男子汉？

格：它们当然要抛开。

苏：其次，醉酒，文弱，懈怠对于保卫者们不是毫不相宜么？

格：当然。

苏：哪样乐调是文弱的，用于饮宴的呢？

格：伊俄尼亚式和吕底亚式，它们叫做“柔缓式”。

苏：这类乐调对于保卫者们是否有用呢？

格：绝对不适用。剩下的就有多里斯式和佛律癸亚式了。

苏：我对于这些乐调是外行，但是我们准许保留的乐调要是这样，它能很妥贴地摹仿一个勇敢人的声调，这人在战场和在一切危难境遇都英勇坚定，假如他失败了，碰见身边有死伤的人，或是遭遇到其他灾祸，都抱定百折不挠的精神继续奋斗下去。此外我们还要保留另一种乐调，它须能摹仿一个

① 希腊音乐往往以流行地区得名，类似中国古代的“郑声”“秦声”“楚声”之类。每一地区的音乐往往有它的特殊风格和特殊的伦理性质。希腊音乐约分四种：一、吕底亚式：吕底亚在小亚细亚，这地方音乐柔缓哀婉；二、伊俄尼亚式：伊俄尼亚在小亚细亚西海岸，这地方音乐柔缓缠绵；三、多里斯式：多里斯在希腊北部，这地方音乐简单，严肃，激昂；四、佛律癸亚式：佛律癸亚也在小亚细亚，音乐发达最早，对希腊音乐的影响也最大，它的特点是战斗意味很强。下文所说的笛就是由佛律癸亚传到希腊的。

人处在和平时期，做和平时期的自由事业，或是祷告神祇，或是教导旁人，或是接受旁人的央求和教导，在这一切情境中，都谨慎从事，成功不矜，失败也还是处之泰然。这两种乐调，一种是勇猛的，一种是温和的；一种是逆境的声音，一种是顺境的声音；一种表现勇敢，一种表现聪慧。我们都要保留下来。

〔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7—58页。

苏格拉底：（以下简称苏）语文的美，乐调的美，以及节奏的美，都表现好性情。所谓“好性情”并不是我们通常拿来恭维愚笨人的那个意思，而是心灵真正尽善尽美。

格罗康：（以下简称格）你说的顶对。

苏：如果我们要年青人能尽他们的责任，不应该让他们追求这些好品质么？

格：那是一定的。

苏：图画和一切类似艺术都表现这些好品质，纺织，刺绣，建筑以及一切器具的制作，乃至动植物的形体也都是如此。这一切都各有美与不美的分别。不美，节奏坏，不和谐，都由于语文坏和性情坏；美，节奏好，和谐，都由于心灵的聪慧和善良。

格：这是千真万确的。

苏：我们是否只监督诗人们，强迫他们在诗里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形象，否则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邦里

做诗呢？还是同时也要监督其他艺术家们，不准他们在生物图画，建筑物以及任何制作品之中，摹仿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如果犯禁，也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邦里行业呢？我们不是要防止我们的保卫者们在丑恶事物的影 象中 培养起来，有如牛羊在芜秽的草原中培养起来一样，天天在那里咀嚼毒草，以至日久就不知不觉地把四周许多坏影响都铭刻到心灵的深处吗？我们不是应该寻找一些有本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来，使我们的青年们象住在风和日暖的地带一样，四周一切都对健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象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吗？

格：是的，没有哪种教育方式能比你所说的更好。

同上书，第61—62页。

雅典客人（以下简称雅）：我们可不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音乐和合唱庆祝的真正的功用就在此：当我们自认为生活过得好时，我们欢庆；另一方面，当我们欢庆时，我们也自认为生活过得好？

克勒尼阿斯，克里特人（以下简称克）：确实如此。

雅：当我们欢庆我们的好运道时，我们是否就安静不下来？

克：对。

雅：这时我们的年轻人就跳起舞来，唱起歌来，而这些老年人认为在旁边观看，也就算尽了我们的一分任务。

我们不灵活了，但是仍然爱看年轻人游戏取乐，因为我们爱回到过去的自己；我们很高兴能替使我们回想自己的青年时代的那些青年人安排竞赛。

克：这话很对。

雅：普通人对于节日欢庆都这么说：谁给我们最大量的快感和娱乐，谁就应该被认为最聪明的人，应该获得锦标^①的人，这话是否就毫无道理呢？在这种场合，娱乐就是日程上的大事，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娱乐的人不就应该最受尊敬，获得锦标吗？这是否说得正当，做得正当呢？

克：可能是正当的。

雅：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还得辨别不同的情况，不要匆忙下判断。有一种考虑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设想在一个庆祝会里各种玩艺应有尽有，包括体操，音乐和跑马各种竞赛。公民们都会齐了，奖品也公布了，公告也发出了，任何人都可随意参加竞赛，谁能使观众得到最大的乐趣，谁就获得锦标——没有什么规则去约束如何提供乐趣的方式，只要在提供乐趣上最成功，就会戴胜利冠，被尊为竞选者中最能令人愉快的人。你想这种公告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克：就哪一方面来说？

雅：那里会有各种各样的献技。这个人象荷马一样，会朗诵一段诗，另一个人会奏笛；这个人会来一部悲剧，那个人会来一部喜剧。如果有人设想他能凭傀儡戏去得奖，那也并不足为奇。假想这些竞选者，乃至还有无数其他竞选者，都会在一起，你能告诉我究竟谁应该是胜利者么？

克：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竞赛，怎么能回答你这个问题呢？这问题就提得荒谬。

① 我们奖胜利用锦标，希腊人用棕榈。

雅：你们既然都不能回答，让我来回答这个你们认为荒谬的问题，好不好？

克：好。

雅：如果让小孩子们来裁判，他们会把锦标判给傀儡戏。

克：那当然。

雅：较大的孩子们会拥护喜剧，受过教育的妇女和年轻人乃至一般人都会投悲剧的票。

克：很可能。

雅：我相信我们老年人感到最大乐趣的是听一位诵诗人朗诵《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或是一篇赫西俄德的诗，我们会判定他为胜利者。但是究竟谁才是胜利者就成为问题了。

克：是有问题。

雅：很显然，你和我得宣布：凡是由我们老年人评判为胜利者就应该是胜利者，因为我们的见解远比现在世上任何人的都高明。

克：当然。

雅：我在这一点上也同意多数人的意见：音乐的优美要凭快感来衡量。但是这种快感不应该是随便哪一个张三李四的快感；只有为最好的和受到最好教育的人所喜爱的音乐，特别是为在德行和教育方面都首屈一指的人所喜爱的音乐，才是最优美的音乐。所以裁判人必须是有品德的人，这种人才要求智勇兼备。一个真正的裁判人不应凭剧场形势来决定，不应该因为群众的叫喊和自己的无能而丧失勇气；既然认识到真理，就不应由于怯懦而随便作出违背本心的裁判，用刚才向神发誓的那张嘴去说谎。他坐在裁判席上不是作为剧场听众的学生而是作为他们的教师，他应该敌视一切迎合观众趣味的勾当。现在在意大利和西西里还流行的希腊老规矩确实

是让全体观众举手表决谁得胜。但是这种规矩已导致诗人的毁灭，因为诗人们现在都养成了习惯，为迎合裁判人的低级趣味而写作，结果观众变成了诗人的教师，这种规矩也导致戏剧的衰败；人们本来应该看到比他们自己较好的人物性格，从而获得较高的快感，但是现在他们咎由自取，结果适得其反。……

同上书，第306—309页。

父辈对于诸子应该乐意他们受到一种既非必需亦无实用而毋宁是性属自由、本身内含美善的教育。这种教育或限于一门或兼备几门课目；如果有几门则应该是哪些课目，以及这些课目应该怎样研习——所有这些问题都要在以后另述^①。这里，我们所已达到的结论没有违背昔贤的传统；音乐这样一门〔不切实用亦非必需的〕课目总是很早已被古人列入教育规程之内了。我们还尽可以这么说，某些为了实用而授与少年的课目，例如读写，也并不完全因为这只是切合实用的缘故；〔无关实用的〕其它许多知识也可凭所习的读写能力，从事进修。相似地，教授绘画的用意也未必完全为了要

① *hoisios*，如克尔得族（高卢）的bard，或欧洲中古时代的的minstrel，为“弦吟诗人”，其人游行列邑，弹琴诵诗，颇似中国的曲艺或弹词家。古希腊先有口传的“史诗”，而后有著录的诗文、戏剧名词、讲演、论说、历史杂俎以及各种学术著作。“史诗”为希腊远古历史及先人一切知识的总汇，行以韵语，谱于弦诵。“诗人”熟悉了这些篇章后，聘访四方，传播民间，实为西方文化的前导，学艺的渊源。依亚氏这里的用意，弦吟诗人重琴音过于诗句，则可以“乐工”或“琴师”论其才艺。

使人购置器物不致有误，或在各种交易中免得受骗；这毋宁是目的在养成他们对于物体和形象的审美观念和鉴别能力。事事必求实用是不合于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的^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12页。

悲剧名角色奥多罗^②从来不许任何其他演员——即使是不足道的演员——先于他登台，他认为“观众（听众）总是爱好他们最初所听到的歌声的”：这句话是含有深刻意义的。我们无论和人或物相接触，实际都显见相同的情况：对最初相接触的人和物常常留下优先的印象。所以，人在幼时，务使他隔离于任何下流的事物，凡能引致邪恶和恶毒性情各种表演都应加意慎防，勿令耳濡目染。已经安全地渡过了开始的五年，儿童就可以在往后的两年，即到七周岁为止，旁观他人正在从事而他们将来的也应从事的各种功课和工作。

同上书，第404—405页。

美是由一种专为审美而设的心灵的功能去领会的。这种

① 见《奥德赛》P17。

② 色奥多罗为亚里士多德前一代的雅典悲剧名角，其歌喉自然动人，一时无双。《修辞》，卷三章二1404b22，说色奥多罗的声调总是适如其所演人物的神情，其他演员则不然。

功能对于评判特属于它的范围里的那类对象，比起其它功能都较适宜，尽管其它功能也同时参加这种评判。这种功能本身进行评判，也许是用它本有的理式作为标准，就象用尺衡量直线一样。

〔罗马〕普洛丁《九卷书》第一部分卷

六，朱光潜译

摘自《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

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5页。

至于最高的美就不是感官所能感觉到的，而是要靠心灵才能见出的。心灵判定它们美，并不凭感官。要观照这种美，我们就得向更高处上升，把感觉留在下界。我们对于感性事物的美，如果没有用眼睛看见过，象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那样，我们就无从判定它们美。同理，我们也无从判断事业的美，如果我们对于这种美以及学术之类事物的美不能以恋爱的心情去迎接它，如果我们不懂得正义和节制有多么美，如果我们见不出傍晚和清晨的明星也是美的。对于这类事物，我们须有一种观照的能力，才能见到它们，一旦见到它们，我们就感到一种远比在上述见到物体美的情况之下更为强烈的喜悦和警惕。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到的是真实界事物，见到这种美所产生的情绪是心醉神迷，是惊喜，是渴念，是爱慕和喜惧交集。对于不可以眼见的事物，心灵可能（而且实在能）感到这种情绪，可以说，一切心灵都能感到这种情绪，特别是恋爱者的心灵。这正如人体美的情形一样，一切人都见到人体美，但是并非一切人都受到同等程度

的感动，所谓“钟情者”所受到的感动才最强烈。

同上书，第60—61页。

这种内在的眼睛所观照到的是什么呢？初醒觉的时候，它还不能看光辉灿烂的东西，首先应该是使心灵自己学会看美的事业，接受看美的行为，不是各种艺术所成就的而是品德好的人所做出的；接着就看做出美的行为的人们的心灵。怎样才能看到好人的心灵美呢？把眼睛折回到你本身去看，如果你本身还看不出美，你就应该学创造美的雕像的雕刻家那样做：凿去石头中不需要的部分，再加以切磋琢磨，把曲的雕直，把粗的磨光，不到把你自己的雕像雕得放射出德行的光辉，不到你看到智慧的化身巍然安坐在神座上，你就决不罢休。你是否已成为这种雕像？你是否已看出这种雕像？你是否已经与你自己进行纯洁的交往，无沾无滞地与你自己契合为一体，没有杂质和你混在一起？你是否已成为一种其大无穷，其形难状，不增不减的光辉？如果你已达到这种境界，你就已变成一种所见境。你就得对自己有信心，尽管你还住在这里，实际上你却已上升了；从此你不需要有人引路了，凝注你的眼神去观照吧，因为只有这种眼睛，才能观照那伟大的美。但是如果这眼睛曾经被罪恶的污汁弄得昏暗而还没有经过洗濯，或是它较软弱无力，它就支持不住看光线过强的东西，尽管东西摆在它面前，他也还是“视而不见”，因为眼睛如果要能观照对象，就得设法使自己和那对象相近似，眼睛如果还没有变得象太阳，它就看不见太阳；心灵也是如此，本身如果不美也就看不见美。所以一切人都须先变成神

圣的和美的，才能观照神和美。

同上书，第62—63页。

实际上只有后代的赞许才可以确定作品的真正价值。不管一个作家在生前怎样轰动一时，受过多少赞扬，我们不能因此就可以很准确的断定他的作品是优秀的。一些假光彩，风格的新奇，一种时髦的要花枪式的表现方式，都可以使一些作品行时；等到下一个世纪，人们也许要睁开眼睛，鄙视曾经博得赞赏的东西。……

但是有一些作家在许多世纪中都一直在获得赞赏，只有少数趣味乖僻的人（这种人总是随时都有的）才瞧不起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如果要对这些作家的价值有所怀疑，那就不仅是冒昧，而且是愚蠢了。如果你看不出他们作品的美，你不能因此就断定它们不美，应该说你瞎了眼睛，没有鉴赏力。大多数人在长久时期里对显有才智的作品是不会看错的。……

……一个作家的古老对他的价值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标准，但是人们对他的作品所给的长久不断的赞赏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证据，证明人们对它们的赞赏是应该的。

〔法国〕布瓦洛《郎加纳斯〈论崇高〉读后感》朱光潜译 摘自《西方文论选》
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
304—305页。